

The Future of
成功 的 Success
未来

[美] 罗伯特·赖克 著

赵干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 罗伯特·赖克 著

成功^的未来

赵干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功的未来/(美)赖克(Reich, R. B.)著;赵干城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8

书名原文:The Future of Success

ISBN 7-5327-2849-8

I. 成... II. ①赖...②赵... III. 经济—研究
IV. F1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108 号

成功的未来

[美]罗伯特·赖克 著
赵干城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206,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2849-8/F·132

定价:18.50 元

译者序

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给人们带来了什么？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各种各样理论家近年来乐此不疲的话题，汗牛充栋的著作文章也因而大量面世。高深的理论固然有统观全局、探索规律之妙，通俗的读物亦不乏谐趣横生、深入浅出之理。本书作者出任过美国劳工部长，算是奋斗在美国这个新经济发源地的“第一线”人士，他的这本关于新经济的著作独辟蹊径，从新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越是职位高、条件好、收入充裕的人反而工作时间越长、活得越辛苦这个独特的视角入手，于是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了（由于技术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内容反而越来越贫乏了呢？

旧经济时代的富人，他们区别于穷人的特征是富人有大量闲暇时间，用不着整天操劳，而新经济时代的富人却正好相反，他们不得不整天操劳，忙得没有时间来享有他们的财富，除非付出那些能够帮助他们节约时间的奢华开支。由此作者阐述了新经济的一个残酷的逻辑，那就是技术的进步、通信的便利、因特网的普遍应用等等，正在向人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人们不断地创新；创新已不再仅仅是对人的聪明才智的一种褒扬，而是新经济各个领域的生存之道。这一切并非源自理论家发现的什么新规律，或领导人的号召，而是发自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说得弊一点，就

是每个人都想在最低价买进,最高价卖出。因此,就人在经济体系中活动的动因而言,新经济和旧经济并无大的不同,区别仅在于旧经济中,人基本上是“组织的”、“机构的”人,体系决定了你没有多大的选择。新经济则提供了做“最出色交易”的可能:你在买进时可以有几乎是无穷的选择,这是你作为消费者的好处,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当然就是你在卖出时也有无穷的竞争者与你一起挤在快车道上。因此,在新经济中,越是成功的人士,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越想也越难以以最高价“卖出”,用作者的话来说,在旧时代,最糟糕的莫过于说某人在出卖;在新经济中,最糟糕的莫过于说某人没有被卖出。由此,读者可以看出,作者的分析逻辑的起始点是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人人都处于买进卖出的关系中。这听上去非常冷血,正确与否,自然要读者去判断了。

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新经济为更低价买进、更高价卖出创造了良好条件,但这又不是一个人人都幸福、家家都满足的结局。新经济在数字化、全球化的一片喧嚣中亦产生了诸多消极的现象,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反对全球化的抗议且不说,在社会层面上,美国的变迁亦足以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家庭萎缩,社区分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职业保障几乎荡然无存。在新经济中,人人都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穷人固然是受害者,本来就没有安全感,就连所谓的“成功人士”也好不到什么地方,甚至更惨,而这正是本书的展开重点。美国经济在此次衰退开始前连续十多年表现强劲,就是沾了新经济的光,再次创造了一个神话。本书成于经济高涨的强弩之末时期,作者在一片繁荣的灿烂景象中已经看到隐约的败兆,更重要的是,在繁荣的另一面,新经济的沉重之处亦已暴露无遗。作者详尽分析了为什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把取得经济成功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目标,而不是30年前那样追求一种人生的哲学意义;为什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选择晚婚晚育和不育;为什么今天人们如此热衷于挣钱,收入高者对金钱的渴望反而远远超过低收入者,乃至宁可放弃生活中不赚钱的部分,即便那些部分,如家庭、

朋友、亲情等等,是我们一向认为最重要的。诸如此类现象,到底是资本主义的冷酷无情导致人的道德水平下降、贪婪泛滥所致,还是新经济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内在运行法则所决定的?对这些非常困难的问题,作者在本书中都作了有一定说服力的回答,并企图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找到一条追求平衡的道路。

对美国当前所发生的这些现象,我们中国读者并不陌生,而且,由于我们也处在新经济的时代里,我们的经济也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因此,本书作者所描述的现象在我们的沿海发达地区恐怕也在滋生发展。当成功成为新经济时代人人渴望的目标时,对成功的意义和代价多一层理解应是题中之义,也是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本书作者并不企图提供说教式的劝诫,而是对新经济时代人的处境提出他的解读,并指出了在他看来具有可行性的一些选择。所以,本书是对新经济时代的冷静观察,而不是激烈批判,它对处于新经济时代的广大读者包括我们中国读者的现实意义大概也正在于此。

本书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其语言流畅明白,说理透彻,特别是作者长期身临美国经济的“第一线”,对诸多现象有切身的理解和体验,从而为他向美国读者提供对一系列难题的出色解读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并且也可以说,他的最终解读是非常有见地的,对美国读者可能也是颇具说服力的。相信我们中国读者会欢迎这本并不高深但却很有道理、对我们的生活较具现实意义的著作。囿于笔者的才力,译文中的错译误译恐在所难免,祈请有心的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赵干城

2002年4月,上海

导 言

几年前,我曾经有过一项工作,那真是完全吞没了我。我并没有对该项工作上瘾——“上瘾”这个词含有非理性的情感,带点儿受虐狂、强迫的意思。而我的问题在于我特别喜欢这工作,总是还嫌干得不够。成为总统内阁班子的成员实在是胜过我以前的任何职业。一大早,我迫不及待地赶到办公室。入夜,我又很不情愿地离去。即便在家,也不时惦记着工作。

一点都不奇怪,我的生活的其他所有部分因此便萎缩成一粒葡萄干。我失去与家庭的接触,无论与太太还是两个儿子都难得一见。我与老朋友也失去联系。我甚至都已开始失去与自身的联系——也就是我除了工作要求我的那部分外,其他都不复存在。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往家里打电话告诉孩子我无法在他们睡觉前及时赶回家向他们道晚安。此前我已连续五天如此这般晚回家了。小儿子山姆说没关系,但要我回家时无论多晚也叫醒他。我解释说那实在太晚,恐怕他早已沉入梦乡了;也许明天早上再见他比较好些。但他坚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就是要知道我在那里,在家里。直到现在,我仍无法准确解释当时这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突然明白我必须辞去我的工作。

我宣布辞职后收到很多来信,大部分表示同情,但也有一些写信人表示气愤。他们说我的辞职传递了一个可怕的信息:平衡的生

活与身居要职者无缘。在快车道上奋力前行的很多妇女正在与这种说她们牺牲得太多的文化抗争——而我的例子，按照那些写信人的说法，本质上也在告诉人们同样的意思。另有些人则抱怨说，像我这样的辞职自然很容易，因我可再找一个工作，薪酬大致相当，同时又可以给我更多的生活空间，而他们却并无这样的选择。他们必须长时间地工作，否则付不起房租，生活无着落。所以，对像他们这样的人，我传递的也是错误信息。甚至还有人写信义愤填膺地向我宣告，我不要自以为是有德行的人。勤奋工作才是德行，抛弃一项重要工作就为了把更多时间花在我的家庭，这算不了德行。

也许我本应想到我在职业上作的决定会带来象征性分量——毕竟我曾当过劳工部长。但说实话，我从没想要传递什么信息，告诉人们应怎样过日子。当然我也从未想过我的选择关乎德行。但在此之前，我一直也在作一种不同的选择，没有挑明意思的选择，又不予以承认。那就是问题之所在。我儿子要我唤醒他的要求也唤醒了我，促使我作出一个意思明确的选择，并且有意识地作出决定。

虽然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检查工作和经济，但这次经历仍然令我注意到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事情，并促使我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进行的斗争，那就是如何处理好高报酬的工作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男人女人，开始进入职业生涯的年轻人，以及中年人，在风雨岁月里他们本应已经解决了这些事情——包括作出自己的选择，这有时候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更多情况下却常常是微妙的，并以各种面目出现。这使我想到要把我所观察到的全球经济的大规模变化与个人生活的微观戏剧效果结合起来。本书就是结果。

我在书中写到了谋生与创造生活，为何两者并举不仅看上去很难，而且实际上也确实越来越难。关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兴经济，已有汗牛充栋的著作文章在细述，但新经济对于我们作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我们向往的生活而必须作出的选择，却几乎没有任何讨论。这个繁荣时代最为深刻的焦虑关乎我们的家庭



受到的侵害,关乎我们的社区出现的碎裂,关乎我们为保持自身的整体仍然一致而受到的挑战。这些焦虑同样是新经济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它的巨大好处:即它带来的财富、创新、新的机遇与选择。

在这里,我的目的是激发一场辩论,其意义远大于“悠着点,还是生活要紧”之类的告诫。在拿报酬的工作和生活的其他部分之间,为取得更好的平衡而进行斗争,如将其仅仅看作是个人的事,仅仅在私底下进行,那就是无视正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更大趋势。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不单单是个人平衡的问题。问题在于工作是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组织并给予酬劳。问题在于一个平衡的社会。

这里是一个主要的悖论:与我们(或我们的父母辈)二十多年前相比,我们今天挣的钱更多,物质生活更好,这一切发生的时代正是新经济赖以建立的某些技术首先产生了:微芯片、个人电脑、因特网等等。人们因而也许会以为照顾我们的薪酬工作以外的其他部分生活会比较容易,而不是更难。然而,以大多数标准来衡量,我们现在比起以往工作得更疯狂,时间更长,留给生活其他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趋于烟消云散。

怎么会这样的呢?如果我们为薪酬而做的事情使我们越来越富了,为何我们的个人生活却反而愈益贫乏了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更多的物质所得贡献出来,使我们工作之外的生活更为丰富呢?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最黑暗时期曾欣喜地预言,一百年后英国在经济上将富裕 8 倍,从而英国人民将选择每周仅工作 15 个小时。由于他们的物质需求已得到满足,他们将把对钱财的喜爱视作“半罪恶半病态的癖好”,已为丰裕的生活所治愈。凯恩斯在这一点上也许是对的,即到 2030 年,大部分人在物质生活上将远胜于前,但在缩短工作时间这一点上恐怕大谬不然,至少,要是英国保持像美国那样的做法,而我们则继续我们一贯的行事方式的话。

当然,并不是人人在物质上都比二十多年前富裕得多。有些人甚至毫无改善。很多人工作更为勤奋,因为他们必须如此。但奇怪的是,你越富裕,就越可能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折磨人的时间,甚至闲暇时也满脑子想着工作。狂乱的工作生活也许使你更富裕,也许不是,但富裕似乎一定伴随着更多的狂乱。

看看以下这些与直觉相抵触的统计:在美国,大学毕业生挣的钱平均比只有高中文凭者多 70%—80%,体现在大学生身上的这个工资溢出水平比 25 年前翻了一倍。因此你大概会以为,从大学毕业的人一般会感到他们不必像高中毕业生那样紧张工作。你要是这样想当然错了。工作时间更长的正是有大学文凭的人。或许你还会以为,由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出水平翻了一倍,比起 25 年或 30 年前,他们在经济上总要少一些担忧吧。你要是这样想也错了。调查显示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于经济上取得成功。

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大学毕业生变得更贪婪,更想要钱了?有可能,但没有充足的理由作这样的假设。难道我们的民族特点在短短数十年里起了变化?似乎也不大可能;一个民族的特点不会如此迅速地改变。

典型的美国人比典型的欧洲人每年工作时间要多 350 小时,甚至比以勤奋出名的日本人的工作时间还要多。你大概会以为有较多美国人宁愿少工作一点,牺牲部分收入。但只有 8% 的美国人说他们愿意减少工作,同时收入也减少,比较一下,德国是 38%,日本是 30%,英国是 30%。

难道我们有着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所缺乏的工作特别卖力的基因?或者在这里的工作远较其他地方令人满意,给人享受?这两点好像都站不住脚。数十年前我们的工作并不比他们勤奋多少。为何我们现在开始如此勤奋了呢?

我们听到美国人在齐声呼吁,决心要慢下来。然而,我们中更多人却似乎在加速。我们越发热忱地声称我们珍视家庭。那为什么我们的家庭在萎缩,家庭的联系在苟延残喘——孩子少或根本没

有孩子,结婚少,临时同居多,把家庭功能更多地分包给食品商、诊疗师、法律顾问、儿童保育员等等?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热烈地谈论“社区”的益处。然而我们的社区却正在裂变成收入大体相同者集聚的领地——富人们以墙为壑,筑高门槛;穷人们孤立无援,横遭忽视。

我们都处在群体伪善状态了吗?或者是群体错觉状态?大概两者都不是。大部分美国人似乎确实在追求较平衡的生活。问题是谋生与创造生活间的平衡越来越难以实现,因为新经济的逻辑限制了人们要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工作上,而不是个人生活。

我简要归纳我的论点如下:

新经济正在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对有着合适的才华与技能的人来说,新经济提供的选择在不断扩大,涉及大宗买卖、新奇产品、良好的投资、出色的职业等等。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可以如此轻易地得到如此多的机会。

技术是发动机。在通信、交通运输、信息处理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获得动能的新技术今天正在横冲直撞一往无前。新技术使我们更容易从任何地方寻找和得到较好的买卖,并使我们迅速转向更好的买卖。这些技术大幅度加剧了买卖者之间的竞争,这反过来又激发起令人震惊的创新浪潮。为了生存,一切机构组织都必须持续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改善自身——削减成本、增加价值、创造新产品等等。这种狂乱的涌动带来的结果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每一个领域带来更好更快更廉价的产品以及服务。

在经济上,这一切给予我们无可争辩的巨大好处,但对我们生活的其他部分——也就是依赖于坚实的关系、持续性和稳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却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里并没有什么魔鬼的阴谋诡计、或可恶的公司或资本家狡猾地设下的陷阱。这是一个直率的逻辑问题。

我们作为**购买者**越是容易转向更好的东西,那么我们作为**销售者**就越是要艰难地挣扎向上,以便拉住每一个消费者,稳住每一个

客户,抓住每一个机会,达成每一个合同。其结果,我们的生活便越来越狂乱。

经济变化越迅速——随同新的发明创造和机会从而在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互动中产生更快的转换——人们就越难于有信心把握住第二年乃至下个月我们将挣得什么,将做些什么,在哪里做。其结果,我们的生活愈益难于预料。

为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竞争越激烈,对有见识有思想的人的需求就越大,他们懂得如何做得更好。由于对人才需求的增长超过了供应,他们的收入便不断上扬。然而,同样的竞争也使得从事日常简单工作的人的收入下降,这类工作可以由硬件和软件来完成,并且做得更快更便宜,或者可以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人来做。其结果,收入差距在稳步扩大。

最后,选择越宽广,转换越容易,在居民社区、行业、学校、大学、保险公司等,人们就越容易与背景相同、受过同样的教育、同样富裕与健康等等的人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越容易排斥背景不同、生活无起色、受教育少、比较贫穷与体弱,及诸如此类弱势群体的人,而正是他们的需求更大。其结果,我们的社会愈益破碎。

总之,为新经济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是生活更狂乱,安全感减少,经济上更分化,社会的等级差别在扩大。由于消费者更易转向较好的交易,我们所有人都别无选择,只有更勤奋工作以满足消费者。由于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难于预料,我们就要迅速抓住每一个机会,勿失良机,趁机行事。由于涉及的利害关系在上升——要么获得更多财富,要么陷入相对贫困,要么加入令人心满意足的社区团体,要么退入显而易见很差劲的社区团体——我们便要尽一切努力进入成功者的圈子里,并把我们的孩子也安全地安置在那里。

出于所有这些理由,比较数十年前当这些趋势刚冒头时,或比较其他现代国家的公民,那里这些趋势尚未(像美国那样)如此深远,我们大部分人今天工作得更努力、更出色。

这代价也许物有所值。大宗买卖以惊人的成交数给我们所有

人带来好处。但是,即使这代价今天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将来随着涉及的利害关系继续上升是否仍然如此呢?

无可否认,新经济值得庆贺之处有很多。美国式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高奏凯歌,并且有十足的理由。新卢德派^①声称先进技术将消灭工作,把我们大部分人降低到贫困水平,这当然是错误的说法,甚至是愚蠢的。孤立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要筑高门槛减少贸易与移民,这是误导的说法,常常带有危险的含意。偏执狂的民粹分子说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家正在设计反对我们的阴谋,这全然是自欺,也许是幻觉。我们——你和我,大部分美国人——从新经济中得到巨大的好处。从它的创新、它带来的低廉价格和激烈竞争中我们收获良多。作为消费者,新经济产生的大宗买卖固然令我们得利,而我们中间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作为投资者就更是如此。我们正在推动新经济前进。

然而……一如新经济的异常惊人,我们也正在令人震惊地失去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部分——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友情、我们的社区、我们自身的部分。这些损失与我们的所得紧密并行。在某种意义上,所得和所失乃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随着新经济的跃升,所得与所失多半也会一齐上升。工作更努力,为的是在竞争愈益激烈的体系中参与竞争;在一个将几乎每个人都变成自我推销者的体系中,我们将以日益增长的决心推销自己;在社会体系中按照财富、教育和健康等标准来划分阶层,那样使这样的划分越来越容易——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自我推进的。人们参与越深,情形就越不平衡,对任何个人来说,就越难于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

在本书中,我详细探讨了这些趋势以及它们的含义:第一部分关于新的工作,我解释了新技术如何改变了工作的组织与酬劳方式;第二部分关于新的生活,我探讨了新的工作给我们自己、我们的

^① 卢德派,英国19世纪初自发工人运动,主张捣毁资本家的机器来维护工人的工作。——译者

家庭和我们的社区带来的结果；第三部分关于所有这些趋势蕴含着的个人与社会的选择。

我讨论的趋势确实是强有力的——但它们并非是不可逆转的，至少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完全可以重新评估衡量成功的尺度。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生活的价值并不等同于我们的净收入；我们社会的品质不同于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更丰富、更平衡的生活，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平衡的社会。问题是：我们真的愿意吗？

目 录

导言	1
第一部分:新的工作	1
1. 出色交易的时代	3
2. 创新的精神	18
3. “张扬”的和“内敛”的	42
4. 忠诚过时了	61
5. 老观念的就业结束了	81
第二部分:新的生活	101
6. 艰苦工作的诱惑	103
7. 自我推销	125
8. 令人难以置信的家庭萎缩	152
9. 得到照料的代价	170
10. 作为商品的社区	188
第三部分:选择	209
11. 个人选择	211
12. 公共选择	228
后记	247

第 一 部 分

新 的 工 作

